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序

國朝東都之盛諸儒述作實經緯之此　西山先生輯之成書以續文章正宗也比弘齋梁公得於先生家庭之親授圭分教

川京圖書館藏

栝山偕聯事倪君得於梁公而
快所未覩相與錄諸梓以壽其
傳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六
經亦文耳七篇之後以文鳴者
莫善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
焉其由文之道乎先生心周程
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以槩
見故其所次論理爲先叙事繼
之論事又繼之夫叙事論事而
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枝葉
非我　朝諸儒之所謂文也非
先生名書之本旨也惜未脫稾

天弗憖遺然大綱則備矣昔
嘉定間皇大父定庵公謁先生
于著庭先生見其文亟稱之自
是知遇寂深古心先生志大父
墓所謂彊艾之秊以文字締交
者也今是書之傳既樂與朋友
共又私竊自幸有以尉大父之
志于九京云後學天台鄭圭百
拜敬書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目錄

卷第一

論理
本論上
本論下
易或問
詩譜補亡後序
春秋論一
春秋論二
春秋論三

歐陽文忠公

送王陶序
章望之字序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刪正黃庭經序
與石推官公操書
二
雜說
跋唐華陽頌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跋唐磻溪廟記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跋唐放生池碑

卷第二　王文公

論理

禮論
原過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再書

推命對　曾子固
新序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王無咎字序
荀卿論　蘇文忠公
韓非論
六一居士集叙
剛說
問養生
說稼

卷第三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歐陽文忠公
觀文殿大學士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王文公

卷第四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富鄭公神道碑　蘇文忠公
趙清獻公神道碑

卷第五

司馬温公行狀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司馬温公神道碑　蘇文忠公
趙康靖公神道碑

卷第六

張文定公墓誌銘

卷第七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文定公
忠宣范公墓誌銘　曾文昭公
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叙事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歐陽文忠公
尹師魯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誌銘
胡先生墓表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蘇明允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瀧岡阡表

卷第八

叙事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文公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沈内翰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司農卿分司陳公神道碑

湖北轉運屯田劉君墓誌銘

虞部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戶部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度支葛公墓誌銘

比部陳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平甫墓誌

卷第九

叙事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曾子固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庫部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太子司禦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王容季墓誌銘　蘇文忠公

范景仁墓誌銘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張文潛

歐陽伯和墓誌

商屯田墓誌

卷第十

叙事武臣事迹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歐陽文忠公

正惠馬公神道碑　王文公
叙事　處士銘
連處士墓表　歐陽文忠公
王逢原墓誌銘　王文公
孔處士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處士征君墓表
臨川王君墓誌銘
張久中墓誌銘　曾子固
叙事　婦人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王文公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卷第十一

叙事傳

六一居士傳　歐陽文忠公

桑懌傳

徐復傳　曾子固

洪渥傳

陳公弼傳　蘇文忠公

方山子傳

巢谷傳　蘇文定公

卷第十二

叙事學記齋附

吉州學記　歐陽文忠公

筠州學記　曾子固

宜黄縣學記

袁州學記　李泰伯

君子齋記　王文公

學舍記　曾子固

叙事堂宇等記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文忠公

有美堂記　曾子固
齊州二堂記　蘇文忠公
蓋公堂記　王文公
信州興造記　曾子固
繁昌縣興造記
瀛州興造記

卷第十三

叙事 堂齋 廳壁 亭 軒記

醉白堂記　蘇文忠公
墨君堂記
墨寶堂記
寶繪堂記　蘇文定公
思堂記
王氏清虛堂記
吳氏浩然堂記
南康直節堂記　黃魯直
大雅堂記　張文潛
氷玉堂記
雙槐堂記
照碧堂記　晁无咎

畫舫齋記　歐陽文忠公
遺老齋記　蘇文定公
雪齋記　秦少游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子固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文忠公
峽州至喜亭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峴山亭記
叢翠亭記　蘇文公
蘇氏族譜亭記　曾子固
醒心亭記
道山亭記
喜雨亭記　蘇文忠公
墨妙亭記
放鶴亭記
武昌九曲亭記　蘇文定公
黃州快哉亭記
南軒記　曾子固

東軒記　蘇文定公
間軒記　秦少游

卷第十四

敘事樓臺園門城池湖井隄山水石等記

眉州遠景樓記　蘇文忠公
芝閣記　王文公
擬峴臺記　曾子固
凌虛臺記　蘇文忠公
超然臺記　歐陽文忠公
真州東園記　海陵許氏南園記　蘇文忠公
靈壁張氏園亭記　晁无咎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曾子固
洪州東門記　王文公
桂州新城記　曾子固
墨池記
廣德湖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錢塘六井記　蘇文忠公
龍井記　秦少游

偃虹隄記　歐陽文忠公
石鍾山記　蘇文忠公
新城游北山記　晁无咎
浮槎山水記　歐陽文忠公
遊湯泉記　秦少游
菱谿石記　歐陽文忠公
木假山記　蘇文公
叙事畫記
石氏畫苑記　蘇文忠公
淨因院畫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卷第十五

叙事寺觀

御書閣記　歐陽文忠公
僊都觀三門記　曾子固
表忠觀碑　蘇文忠公
上清儲祥宮碑
湘潭縣藥師院殿記　歐陽文忠公
明因大師塔記
楊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文公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蘇文公
彭州圓覺禪院記　曾子固
分寧縣雲峯院記
萊園院佛殿記
挑率院記
景德寺修殿造彌陀閣記　李泰伯
宸奎閣碑　蘇文忠公
中和勝相院記
大悲閣記
黃州安國寺記

卷第十六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佛殿記　曾文昭公

叙事 祠廟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文忠公
伍子胥廟記　王文公
閬州張侯廟記　曾子固
七門廟記　劉貢父
伏波將軍廟碑　蘇文忠公
潮州韓文公廟碑
峻靈王廟碑

昭靈侯廟碑　曾文昭公
東嶽廟碑
軍山廟碑
桐廬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徐孺子祠堂記　曾子固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蘇文忠公
莊子祠堂記　蘇文定公
黄州師中庵記　張文潛
司馬温公祠堂記　秦少游
羅君生祠堂記
王彦章畫像記　歐陽文忠公
張益州畫像記　蘇文公
李太白碑陰記　蘇文忠公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子固

卷第十七

論事　諫爭論列指切時病

上皇帝辯杜韓范富書　歐陽文忠公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論狄青劄子
論水災疏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選皇子疏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修河第一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卷第十八

論事諫爭論列指切時病

上皇帝書　蘇文忠公
再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文定公
目齊州回論時事書
乞分別邪正劄子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卷第十九

論事從容諷諭況陳治道

論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文公
進戒疏

熙寧轉對疏　曾子固
移滄州過闕上殿
上初即位論治道　蘇文忠公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卷第二十

論事　議論事宜反覆利害　如救荒議之類
論事　與公卿大夫陳論治道事宜
論事　議論古事得失　如朋黨論之類
論事　辨論古人是非　如賈誼鼂錯論之類
諸老先生
論君道聖學爲一條
論述時政者爲一條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目録終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一

長乘郡振鐸西齋藏本

論理

本論上

歐陽文忠公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

（引入主意）（且比喻）（正說主意）（應前受病之說）

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末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

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爲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結上二扇應前有佛無由入之說）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襄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應前乘闕廢而來之說）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趨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結下扇）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轉）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問）然則將柰何曰莫若

修其本（斷以本之一字）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引古事證）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字）息此所謂修其本（應上段）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禮義二字與前相應）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又斷）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前後六箇勝字相應——又與前自然之埶相應）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埶也（聯上句益有力）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

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甚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埶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

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偏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偏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惟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埶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按公荅李翊書云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當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

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典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子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

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件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

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子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修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愚謂公以世人之歸佛而知荀卿性惡之說爲非其論美矣至與李翺書其說乃如此故附見焉

易或問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爲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

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捂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

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

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春秋論一

事有不達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

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不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二子予不

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二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巳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巳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巳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

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三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

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

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

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

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毋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遯否觀）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臨泰大壯）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一本畫卦）五爲史（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疆者可詘也聖人於（冊起意）

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又憲前）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昔）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憲前）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

黼黻一作該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此數句乃一篇警策處此轉尤有力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所析前四句

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

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淹）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應）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勗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疆爲之言）以塞請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此必次道也）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於（一作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

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輿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

（四字一篇之底柱）

（起道字說）

（疊用四自然字精神）

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應前）
（理足而詞健）
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應前）
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
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
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
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
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
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
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
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

（禹壽顏天以二句斷盡）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
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
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眞於是喟然嘆曰吾
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應前）
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
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畧爲注
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
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篇終一轉尤有力）

與石推官公操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何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

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必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二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

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者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公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

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巳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一作祿

雜說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倫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安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

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唐磻溪廟記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

明爽豪㩦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爲哉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楊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

跋唐放生池碑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

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二

論理

禮論

王文公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

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
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
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
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
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
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縮膠漆之而後
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
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
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
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

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
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
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
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
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
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
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
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
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與天下之
物吾蓋未之見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闘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卒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

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産卒無就邑豪以爲謬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

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褒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爲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於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予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予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爾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執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執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

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再書

惠書何推褒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某人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母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恤是薄世終無君子唯某人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羮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

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按公以性命道德自名者也而論理之文可取者僅如此蓋其論性曰性可以爲惡也又曰性不可以善惡言也其論高明中庸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也至論揚墨則曰楊氏之學爲已而近於儒墨氏之學爲人而遠於道論伊尹夷惠則曰伯夷之清所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之和又以救伯夷之弊論揚雄之事莽則以爲是合於孔子之無不可也公之立論如此則公之學從可知矣故於其論理之文不得而多取也公之學問源流不得而考然於濂溪周子蓋嘗接其餘論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則亦不可不謂其嘗親有道者也而考其平生之言無一與周子合者亦獨

何哉若其他文章則蓋有卓然與歐曾並馳而爭先者各見之別卷云云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一作爲）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一無於字）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一作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沉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一作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恍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

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

三材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悳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悳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

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一本無之字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一本無上一句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物者非外一本作以傳之學者使佛之徒知臣等所以距之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一作知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

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一作亦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一無者字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一作問學之士多狥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祕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罷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

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丹車者或不爲棺椁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椁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

變一作絕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羮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一作貴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罷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怫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一無其字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一作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一作率）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一有其字）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

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一無者字）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一作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一無五字）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

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悳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

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悳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

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一無亦字）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人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一無其字）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志（一作忠下同）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志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一本無而已字一本而已下有有道以名字五字）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

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無人字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予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也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

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

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

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

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

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遠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下之人俛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

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没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戸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

子勰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說稼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二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三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歐陽文忠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　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　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　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

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泣而二字）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陸阡伍伯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一作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

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　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　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　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

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苦）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甍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遽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勿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

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眞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　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　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

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
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
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
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
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
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
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第門人故吏皆
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
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
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
四人長適太子太少一作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
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
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甍也子
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
配享眞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

以相而　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輙聲一無聲字爲銘詩昭示後世一無昭示後世四字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　眞宗　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

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　陛下養德東宮　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　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其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

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學知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　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

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閣　眞宗
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
見也初　眞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
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
公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
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
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
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

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
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
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
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
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爲
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
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
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
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
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

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一無爲字
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
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
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
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
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
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
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
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攜
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

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
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
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
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
三阡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
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修上訓及　真
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爲政
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
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
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

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甍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
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
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巳之女次
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
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
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
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
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謂賢
也巳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
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婦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　天子　天子曰噫予考　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
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
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
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
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

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戸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　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　章獻太

后旨通判河中府一有陳州久之　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　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　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　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閬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　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

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腎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召公歸

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
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
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
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
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
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
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
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上既賢公可
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
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
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
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　上再賜手詔趣使
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
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
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
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
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
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
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
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繞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　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一作自山林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借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　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邉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宇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

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其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辯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勠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此陳無已談叢敘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薨范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無已謂歸重而自訟過矣○朱文公答周益公書昨蒙寵諭范歐議論竊以爲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諭却恐未爲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與呂公書列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中却不見之恐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雖不害爲守正然未得爲可與權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云云再書曰前日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據精博論議正平而指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參互開發其辯益明某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

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它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業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佩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爲解佩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其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當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斯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

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爲才也邪爲德也邪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遂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託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慨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諗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僭於墓碑刊去此事若有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俱墨莊所記而已況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公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不爲彼之明白而直爲此黠闇邪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摭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自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一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鐫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論又以昭錄

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其以爲呂公拜罷范公
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
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爲史官而正獻忠宣
又皆已爲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
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始欲置而不
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語者是以啓
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
能識彼爲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爲隱
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
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爲得
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爲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
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
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
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
況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
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
便謂非其所著也用朱之云誠爲太過然歐公此言嘗
爲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似一時
語勢之適然不擬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
敢必其爲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

條不足深論偶亦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
則亦不爲無小補者惟是所與于約書中疑學道三十
年爲後學之言者則其深感焉而尤以爲不可以不辨
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爲高遠玄妙
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
四海九州百千萬人常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
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疎闊而不必
學邪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
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
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
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
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爲綴緝纂組
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
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邪則
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
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周禮於春秋皆
嘗反復窮究以討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
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爲宗工鉅儒
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

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它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眞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已之嫌邪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蓋甚矣又可指爲後生之語而疑之邪凡此又皆某之所未諭者蓋嘗反覆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彙雖正流通用力爲多其於此必不草草況又當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熟而處之亦已精矣顧某之愚獨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幸甚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齊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

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尨潔廉自剋一作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

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

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
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
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
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
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
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
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
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
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
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
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
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
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㹠族大戰
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
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
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
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
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
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

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　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毘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

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黄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　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　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　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　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　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　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某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　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

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　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　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果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　上開說　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

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　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朶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　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州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州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朶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朶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

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
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
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
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
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伯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
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
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
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
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
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
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
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
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
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
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　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
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
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　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
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
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
有請未一作嗇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　帝
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王文公

公諱某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
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某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某之孫晉中書舍人史
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諱某之曾孫其先南皮中人
徙獲鹿令塋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
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
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
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伴讀
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
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
州宜興開封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
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

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濶然　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史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蒲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

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毋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眞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妻固未可知乃不果
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
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爲公罷瑀又奏
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
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
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
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紬服不能
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
必驕以弱我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
中興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
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
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
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
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
大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
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兩府公
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
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正殿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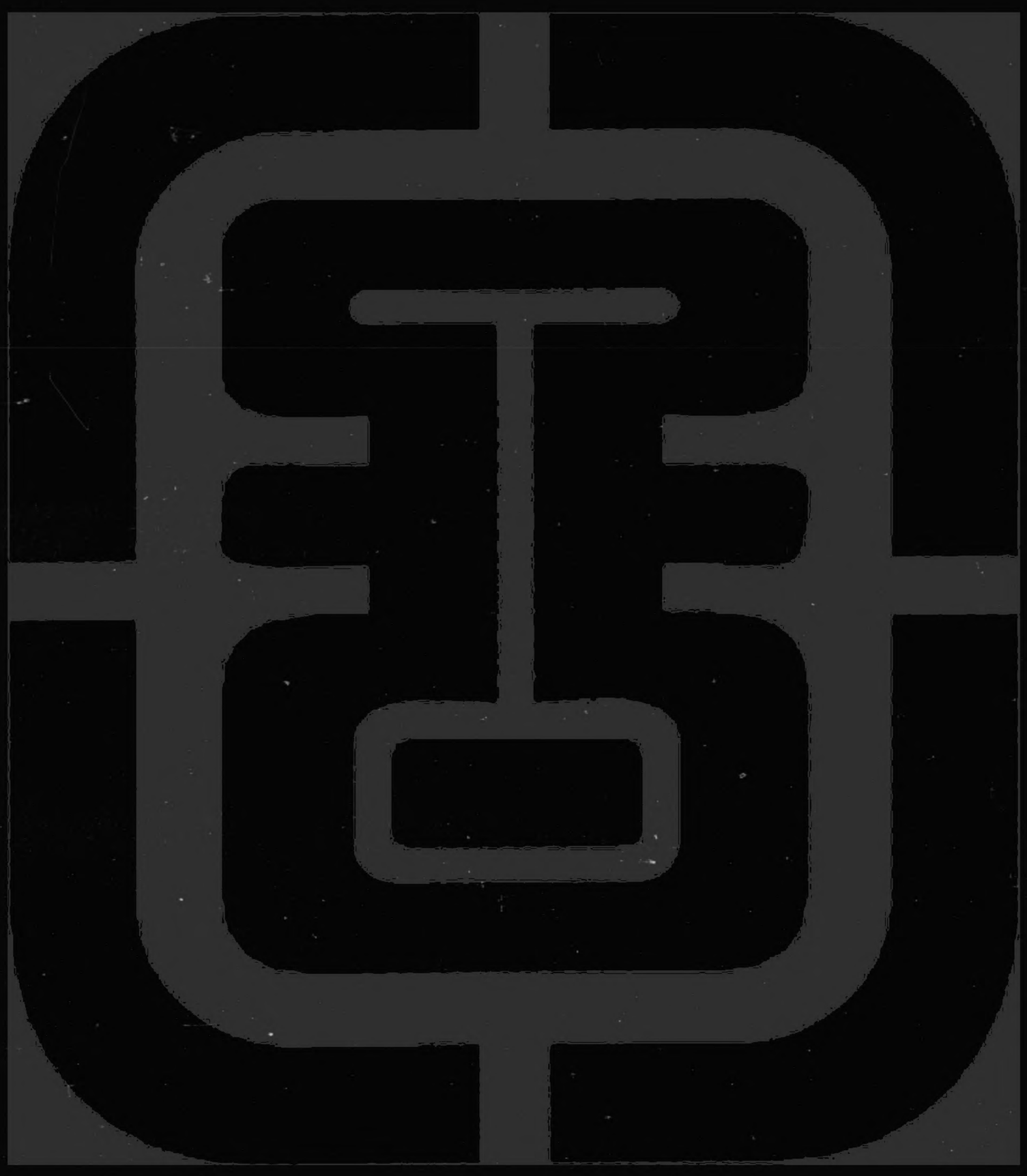
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府反河南北使其黨
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急不及
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
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
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號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
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南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
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含其
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

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
故擢起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
以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
不時贖則聽人得贖而有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
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
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
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
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
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

國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
除故官侍中居頃之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之
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獻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南
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
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信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
使撫巡振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
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

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
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
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宅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
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今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
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
守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所辭
不許使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將太醫問視
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
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于第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視朝
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

塟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塟開封汴陽里晉公之墓兆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食邑萬五千戸實封五千六百戸公所著書有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　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合二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内外族親凡若干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取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哀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　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　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　帝之求筵于殿中登闡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絲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　帝巡大塗

公帝之車　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
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
謚太常次詩不誣斵石墓傍